

趙注孫子

卷二

趙注孫子

卷二

四

第四卷

虛舟先生著

趙注孫子

益新書局印行



每部
洋中
紙八
六角

刻趙註孫子引

宋梅堯臣評孫子以為戰國相傾之說余則以謂仁於用兵者莫若孫子其言曰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至軍旅卒伍亦云爾兢兢焉常以多殺為戒惻怛憫恤之意往往見諸篇中其猶未免乎譎詐用數者則又出勢之不得已焉耳矣夫虎豹出山跳踉咆吼以逞搏噬之威欲速除之弓矢矛戟之用固弗若陷阱誘殺之便古今論兵者推孫吳以為武經之冠非過論也修業堂窪田先生藏明趙虛舟所注孫武子一部余嘗讀之解義簡明引類的確諸注家蓋莫能及也先生潛神韜略武技精妙齡已踰七十心力克壯適值大朝振起武風竭力訓練以副上命晨入暮歸日不暇給遂欲梓是書以公之於世一何其幸也雖然所貴於讀書者在獲作者之心儻學者不以孫子之心為心而徒殺伐討滅為快是豈先生改刻之本旨哉剞劂竣功為弁其首

文久癸亥冬十月昌平學儒員若山拯撰

孫子書敘

世傳孫子書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論者稱其雄於言兵至宋梅聖俞評其為戰國相傾之說噫是固然矣獨不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乎今方內無事士大夫褒衣緩帶侈口譚性命脫一旦羽檄交馳自非材官蹶張劍客奇俠緩急將安賴焉由此而觀孫武之兵法未可以孫武廢也楚故疆國將材號前茅年來銳氣銷於纒綺更毳茸乎尺籍洞庭青草竊伏修蛇槃瓠廩君包藏封豕尤非可晏然忘武服之地也不佞雖軍旅未學乎居常蒿目腐心與諸司圖未雨之備久矣比於梁李官處得看薊遼舊刻孫子書乃出自吾同邑人趙虛舟所校者章句有解解有引類解之使意顯引之使事覈余因而卒業見其精切詳明不忍釋手趙君不知何時人聞之為草澤士也彼擔一爵猶然以匹夫懷世慮肆力是篇期貽人國之安吾儕責在封疆寧能諱兵不譚計反出趙君下耶雖然其所疏者法也而非其所以法也書中如所謂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微

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此猶規矩中之巧亦惟孫子能自得之耳而謂書盡言言盡意是耶非耶語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絲縵知弦絲弦知的要以得心應手兵亦有然則茲書豈可少哉余觀武子後若臚起韓白善兵者非一家惟諸葛武侯之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岳武穆之觀敵知所始制敵去所恃闔闢變化與孫子符余於武侯武穆取其忠於武子取其法精武子之法而本之以武侯武穆之忠即無列壘無留行為飛將名將焉可也此不佞鏤孫武書與三忠集並行於楚意也業武者人各誦習茲編庶幾楚多干城異日足當緩急之用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勅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江郭惟賢譔

重刻孫子書序

天下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文為之經而武為之緯也自舜格有苗不廢
干羽之舞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重致意焉夫子不對衛靈公問陳至夾
谷之會文事武備豈誠軍旅未學我國家疆理區宇即置衛各所班諸武
功爵箕裘世業與郡縣分土而治聯事而官如錯繡然諸郡國三年一舉
士司馬門都試之幾與文士並重然而韜鈴之士干城之將寥寥不幾見
未能偕藹藹吉人維天子使則官師之教不先而父兄之養未至也匪耕
曷穫弗狩曷獲坐令志溺於紈袴而業荒於嬉遊此有識所為歎惜也歲
乙未希宇郭先生假節鉞鎮湖湘時方泰寧不忘武服亟取不佞笥中孫
子書付之剞劂嘉興材官良家子共圖誦習以備緩急不佞校讐隱括無
復訛謬稱善本越廿歲濫膺全楚封疆之寄則草澤之雄操舟弄兵斬關
越城而發巨室之藏者所在見告西南夷生齒繁盛乘脫巾之變亦有中
行說為之畫計憑陵剗略幾無虛月修蛇封豕非復伏藏時矣不佞追惟

往事物色前刻化為鳥有遺書在焉不勝簪履之念屬鄖守若理覆刊成
書視前加精頒示諸材官良家子以廣郭先生之志夫韓楚王泚水之陣
奇絕千古尚謂此在兵法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岳鄂王亟稱之猥云方
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英雄欺人非通論也楚固多材武士誠誦法是書
益其機智桓桓赳赳分符乘障布列有位何畏乎有苗何患乎寇賊姦宄
藉以佐文明之治於不衰可也鄖守朱之臣蜀成都人郭理化豫章萬安
人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勅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保定梁見孟撰

趙註孫子卷之一

閩晉江虛舟趙本學解引類

衡州府推官周 著同校

都察院御史梁見孟校

皇國

窪田清音訂刻

始計第一

始計者。謂興師起事之初。先當審已量敵。而計其勝負之情也。取勝於廟。而後取勝於野。取勝於心。然後取勝於兵。計之不熟。而以己之短。當人之長者。則未戰而先敗矣。故孫子以始計為首。其所計有五。君道也。天時也。地利也。兩君之將也。兩將之法也。此五者。勝負所定之大本也。內計五事。皆無不利。然後乃擇將吏。以任其事。將吏既得。然後乃詭設形勢。以助之於外。本末兼盡。體用俱全。師出有功。不待言矣。是則概而觀之。雖得人和。而天時地利。二者或一失焉。不可也。雖得天時地利。而節制權謀。二者或一失焉。則亦不可也。固非用兵之難乎。後世好兵者。以易言之。但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則其為不智也明矣。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宗廟社稷所繫。故為大事。此首篇以計為始。孫子開卷。輒致丁寧者。蓋欲其為君與將者。不可不臧其謀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經猶言本也。如中庸所謂五經。校相較比也。計者多寡之數也。言出兵之初。當先以五事為主。相較彼我之間。孰為得失。以卜勝負之情。五事得之全者。則知其必勝。五事不及於敵者。則知其必敗也。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此五事之目。道者天之所助。故天次道。地可避而天不可為。故地次天。將可學而地不可能。故將次地。有善將則有善法。故法次將。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此以下詳五事之說。言使其民體君之意。從君之命。與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則為有道之君也。或曰。聖賢用兵之所恃。亦不外此。孫子之

言蓋與之昭合。愚謂道有王霸之異。其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曰省刑罰。薄稅歛。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此王道也。王道之民。同心同德。尊君親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與之生死。何畏之有。其曰仁言以入民心。私惠以悅民意。厚戰士之家。急有功之賞。哀死而問傷。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霸者之民。驩虞喜悅。趨事敵愾。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亦與之同生死而不畏危也。孫子詭譎之學。其所謂道。蓋兼王霸而已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陰陽以天象言。不但天時之孤虛旺相。凡星雲風雨之變。可以驗兵家之勝負者。皆是也。寒暑以時令言。二者於時有宜與不宜。不宜興兵而犯之。為失其時制也。或曰甲子不可興師。而武王用以勝紂。歲星在東井。而漢高用以滅秦。陰陽之不足信如此。尉繚子亦曰。天官日時。明將不法。暗將拘之。何孫子反欲以此而相較耶。愚謂以順討逆。以仁伐暴。

自有人和之理勝之也。故謂之造命。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徒恃强大之力。而興兵結怨者。如之何其可不畏耶。彼尉繚子之言。蓋為臨敵接戰。拘忌疑惑。自搖衆心者之誡。若師旅未集。方畫計於廟廊之初。因天時不順。能止而不果。顧不為可貴哉。是則孫子之言。終不可忽。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凡所由所至之路。安營決戰之處。皆地也。此八者。特言其大概。詳見行軍地形九地諸篇。張預曰。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騎步之利。知廣狹。則能度多寡之用。知死生。則能決去就之宜。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達人之情。見事之微。詐不能惑。讒不能入。應變無常。轉禍為福。此將之智也。進有重賞。退有重罰。賞不私親。罰不避貴。此將之信也。知人饑渴。同人勞苦。問病戚容。撫傷出涕。此將之仁也。見機則發。遇敵則鬪。陷陣必入。被圍必出。雖危不懼。雖敗不挫。此將之勇也。軍政整齊。號令如一。

三軍畏將而不畏敵。奉令而不奉詔。可望而不可近。可殺而不可敗。此將之嚴也。五德皆備。然後可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古制軍之法。五人為伍。五十人為隊。二隊為曲。二曲為官。二官為部。二部為校。曲制官道。蓋言其伍法也。用兵以伍法為先。觀彼我所主用之法。而勝負自見矣。張賁曰。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而不失其義。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官者。偏裨校列有各官司。道者。營陣開闔各有道徑。主者。管庫廩養職守掌其事。用者。車馬器械須用之物。其說雖未必合乎孫子之意。要亦不失為行兵之事。故並存之。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能以五者觀人。又能以五者自照。是知之者也。五者。蓋古人之所常言。故有耳莫不聞。然智愚戒忽。各因乎人。故有知不知之異焉。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

此以下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之曰者。心口相語。計而較之之辭也。敬天勤民。用賢尊親。有漢高光武之度。有唐太宗周世宗之略。則為有道之主。奸紀亂政。妨賢虐民。居莽操篡竊之位。動深寇無名之師。則為無道之主。以有道而加無道。謂之曰討。曰誅。曰官兵。曰義旗。有必勝之理。以無道而加有道。謂之曰逆。曰亂。曰虜。曰賊。有必敗之理。天下勝負之大校。豈有不在于主君一人之身乎。

引類

韓信謂漢王曰。臣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羽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遇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

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犯。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韓信之校兩主也。

將孰有能

智足以料敵。信足以令眾。仁足以得士。勇足以倡敢。嚴足以肅政。五者俱全。是謂有能之將。或偏暗拘礙。動失事機。而短於智。或淺躁無常。號令反覆。而短於信。或殘刻暴虐。不得人心。而短於仁。或柔懦畏怯。進退猶豫。而短於勇。或驕縱怠惰。政事廢弛。而短於嚴。五者有一。皆為無能之將。以有能而當無能。則如孫臏之算龐涓。孔明之取孟獲。有勝而無敗也。以無能而當有能。則如龍且之遭韓信。趙括之遇白起。有敗而無勝也。然則三軍勝敗之大機。豈有不在主帥一人之身乎。

引類

賈誼謂魏文帝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

士卒。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乎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故舉無遺策。臣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此賈詡之校兩將也。

天地孰得。

國無災變。福星所守。是謂得天。居國上流。形勢險固。是謂得地。

引類

涼禿髮傁檀將伐沮渠蒙遜。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東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露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固。傁檀怒。鐔而行。既而蒙遜來拒。戰大敗。此傁檀不得天時而敗也。曹操東下伐吳。周瑜謂孫權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多生疾

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遂遣瑜與劉備並力。逆曹公。敗之於赤壁。此曹操不得天時地利而敗也。馬援討武陵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涕泣。此馬援不得天時地利而敗也。

法令執行

不令之進不敢進。不令之退不敢退。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大夫死行列。此法令行也。

引類

韋雲起護突厥兵以討契丹。啓民克汗發二萬受其處令。雲起分為二